
第 79 期我来读文献活动导读及思考题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：

首先欢迎大家参加本期的“我来读文献”活动！也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块探讨“修辞与翻译”这个话题！记得两三年前南开大学刘士聪教授曾转发过一句话：“A Study of Translation is a study of Language”（Gorge Steiner, in *After Babel*, 2001:49）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，也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。斯坦纳的观点说明了翻译（研究）和语言（研究）的密切关系，如果需要改进的话，不妨把“language”改为复数，也就是说翻译或翻译研究涉及的至少是两种语言，需要对源语和目的语都比较精通，沉浸其中，感悟语言的奥妙。

在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宏观研究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否需要重申翻译研究中相对微观的语言，拓展新的思路，回归翻译研究的“本体”呢？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修辞学主要是关于语言符号的研究，翻译研究要重视语言，品味语言，回归语言，从修辞学借鉴相关理论资源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之一。修辞学与翻译学的亲缘性很强，我们不妨说有语言的地方就有修辞，有翻译的地方也会有修辞，修辞与语言与翻译同在。当然，修辞学本身也很复杂，众说纷纭，中西修辞学又有不尽相同的传统。然而，只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，找到修辞学和翻译学的有效结合点，就不妨勇敢地走下去，为构建“翻译修辞学”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

福建师范大学谭学纯教授提出的“广义修辞学”对我影响很深，尤其他和朱玲教授合著的《广义修辞学》一书中提出的修辞技巧、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三大功能层面，基于此我写了博士论文（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《红楼梦》英译研究），也确立了“基于语言-超越语言-回归语言”的研究思路。谭学纯还提出过“修辞认知”的概念，也是广义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术语，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，值得借鉴，也就产生了把其系统地引入翻译研究的念头。2016年我以“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知研究”申请到了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，目前的这本书就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，很多方面还不成熟，后续的研究空间依然很大。在此，很乐意和大家一块继续探讨这个话题，促使“修辞认知”这个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生根发芽。

第一阶段阅读思考题（建议阅读前五章）：

1. 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知研究不妨说是一种跨学科研究，属于“翻译修辞学”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我们该如何进行跨学科翻译研究呢？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？

2. 本书作者是从原型理论视角来界定修辞认知的？这种模糊界定对其他翻译研究核心术语的认识有没有启发？比如对“翻译”本身的界定？

3. 谭学纯教授在《语言教育：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》一文中也提到过“概念认知转化为修辞认知”这个命题，这和本书中所说的“概念认知转换为修辞认知”（第 20 页）有何区别？这种区别对跨学科翻译研究有何启发？

4. 文学翻译中的隐喻研究与语言学中的隐喻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？

外研社